

老李的一天

◎包旭杰

虽然已经进入了夏季，早上雨一下，便显得很冷清。尤其是在这个高原小城的广场，四周开阔，风吹过来，无物遮挡，仍然觉得有丝丝的寒意，偶尔有几个人，也是缩紧了衣领，匆匆经过。

每到早饭过后这个点，老李都会让老伴推着车出来，在广场旁的座椅上呆很久。他饶有兴致的观察着周围的环境，看了前面建筑工地，又看下面涨水湍急的河水，就是树枝上停着小雀，他也凝望许久。虽然周遭很热，已经看了很多多遍，他还是乐此不疲的做着这件事。这个季节雨水多了，四周的山已经彻底翠绿，迎面而来的空气潮湿而清新。

老李觉得过了个冬季，自己都有些发霉。住在楼上，几个月没有下楼，他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。每次想下来透透气，总被子女和老伴儿阻止，“年龄大了，就不要到处乱走”。生怕自己会摔着，给他们添加麻烦。他觉得这些劝阻是对的，自己80岁后独自乘车时摔了腰，折腾了几个月。虽然觉得对，却又莫名反感他们的说辞。看着子女吃了饭匆匆忙忙出门的身影，他就一肚子不舒服。

年纪大了，觉得跟子女没有了共同的话语。每次想跟他们说个事情，明显感觉他们眼神里有应付的不耐烦，这样几次后，他便更不想说话了。一个人来广场听听建筑工地的嘈杂声，也比在家里一个人面对着电视强。

从上个世纪50年代进了二郎山，到现在整整一个甲子了。那时候自己多年轻啊，20出头正是意气风发的年龄，干什么活都是尽头特别足，似乎自己全身有用不完的力气。现在年龄大了，身体弱了，一切都变得陌生。连自己的几个子孙也陌生——陌生他们的说话语气，陌生他们对待自己的态度，陌生子孙看电视发出的喧闹。陌生，一切都陌生。

人老了，难免会对以前的事情想的多一些。上次清明，他想起自己的前妻了，给子女提了去扫墓，拜祭一下，立刻便遭到大儿子的数落，这让他很不痛快。不痛快并不是没有到墓前去拜祭前妻，而是不痛快儿子对自己的态度。好像自己年龄大了，神智不清，总有冒些不切实际、奇奇怪怪的想法，应该窝在屋里最好。

太阳从云里钻了出来，照的广场一片明亮。地上的积水反射了阳光，一晃一晃，有些刺眼。今天不是周末，广场上的人仍然很少，地上的水还没有干。现在的地面都是贴的瓷砖，不渗水。看着地面的瓷砖，他想起自己以前修路的往事了。

他已经不记得自己修了多少路了，记不清那一年修了那条路。从新都桥俄支到道孚县，从甘孜县到石渠县，从炉霍县到色达县……那时候修路都是劳力为主，肩挑背扛，逢水搭桥，遇山炸路，机械化操作很少，没有现在挖掘机、大卡车、压路机一起操作的便利。

自己那时挑过多少方土、开过多少方石啊。他现在只记得那时候很开心——早上唱歌去上工，唱着歌下工，挑土在唱歌，搬石头在唱歌。做什么事情都是特别开心。那时候双手特别有力，一钢钎下去，再大的石块也会撬动。他的肩膀特别厚，挑土挑石都是一两百斤。他还记得以前队里开展劳动竞赛，自己轻轻松松扛了二百斤麻包的风采，谁能想到自己一米五五的个头里竟然蕴藏着如此巨大的能量。

修甘孜到新龙的路是哪一年已经记不清了。老李摸了摸左边小腿，似乎哪里还在疼痛，腿上就是那年修路时受伤的。他回忆起了自己因伤休息的时间，跟现在大像了——整天躺着不能动，走路要人扶，有人照顾吃穿。但就是心里着急，憋着一股劲总想出去。

到了正中午了，太阳有些大，照在自己的腿上的垫子上，有些烫烫的。他看着掉在地上的毯子，往上拉了拉。

腿伤好了，自己也调整到新的工作岗位，到泸定养路段。虽然没有了修路时候热火朝天的工作场面，没有挑土喊着劳动号子的激情，没有挥汗如雨的舒坦，但也算是脱离了医院的“苦海”。他每天兴致勃勃的早起，然后跟伙伴收拾了工具，沿着公路开展一天的劳作。

他忽然想起了自己工作时的搭档。那是个特别勤快的小伙子，说话嗓门很大，语速快，动作麻利，很对自己的脾胃。每天两人一起上工、一起下工，关系特别好。印象特别深的是他煮的饭。早起后，在蒸笼里放一笼馒头，蒸笼下面不全是水，是切好的土豆、白菜、瓜瓜等菜，等水烧开了，退了火就去上工。等下工回来，馒头蒸好了，菜也炖的烂熟。想到两人一起狼吞虎咽的情景，他的口水似乎也下来了。

多好的小伙子啊。天有些闷热，似乎又要下雨。六月天，娃娃脸，太阳尚在雨就来。他眼皮有些沉重。“走吧，老头子”。老伴儿看见老李昏昏欲睡的样子说道。

他听见老伴儿念叨，便说声好。然后老伴儿就推着他的轮椅，慢慢朝着那个新天地小区楼顶的家走去了。

苍蝇馆子味道长

◎谢臣仁

只有真正的食客才知道，地道的美味，不一定在那些灯火辉煌、装修奢华的餐厅酒店里，而是藏在小巷深处的苍蝇馆子里。请吃高档餐厅，往往在一餐结束之后，竟觉得空空如也，感情是越吃越淡越吃越假，而吃苍蝇馆子感情越吃越有味道，越感觉豁达、乐观、朴实的本性的回归，生活才有了灵气和生动。

平生好吃，也算“酒肉之徒”。但家境贫寒，下的馆子自然不大，多为苍蝇馆子。

苍蝇馆子不是苍蝇漫天飞的馆子，取其名，皆言其小。

如果你是细心人，你会在每个城市的一些偏街小巷看到这样一些不起眼的馆子：极小的门面，朴素的店招，简陋的装修，昏黄的灯光，呛人的烟火，粗糙的餐具，乍一看断然刺激不了你的味蕾。

但当你受到朋友的怂恿或者哪次无意间坐了进去，你才感受到苍蝇馆子的味道有多长！

说苍蝇馆子味道长，是因为我是深刻的体会者。老婆在宜宾，我在康定，一个人也难得做饭，吃饭就不得不和馆子打交道。于是，吃饭的问题就打发了在离住处家不远的几家苍蝇馆子。这是一家与康定高档食府——苗王府对面的小馆子，只有三十平方米样子，没有炫目的招牌，门面一剖为二，前面是个柜台，摆了冰箱、消毒柜，只能再挤下两张条桌；后面就是厨房，没门帘，三两个人在里面忙忙碌碌地劳作，做菜的整个流程你会看得一清二楚。如果一拨客人较多，店家就会招呼你“楼上请”，楼不是楼，是把四米多高的门面抽了个两米高“吊楼”，梁柱上包着海绵和绒布，贴着“注意碰头”，上面也就拥挤地摆了三张圆桌。由于餐桌有限，生意又太好，一般是四五个人拼桌就餐，各吃各的，互不相扰，一两个人就占一大张餐桌的情景，往往并不少见。

整个馆子人手就两个，老板是个中年人，也是厨师，服务员就是他老婆。小吃店里的菜谱就是一张纸，上面印着密密麻麻的二十多种菜品，绝不上丰富，而且都很家常，价钱又都不贵，经济实惠。厨师没有什么等级证照，菜也不是材料珍稀、做法独特，再普通不过的一道菜，但却能做出别家做不出的味道。因此，总是食客盈门，总是吵吵嚷嚷，总是人来人往。

如果是熟客，没有刻意的招呼，只是微笑点头，说一句：“老样子喽？”就忙着招呼别人去了。如果没有异议，就当点了往日常用的菜肴。这时你要等很久，却很奇怪并没有烦躁的情绪。只是安静的看着服务员送来送往，看着食客起来坐下。

间或，抽空出来透口气的厨师会递来一支香烟，说上一句歉意的话。你点上烟悠悠地吸着，散散地看着炒菜师傅立在灶前，掂动炒勺，翻炒菜肴，顷刻间，勺里引进了炉火，油被点着，燃起橙黄色的火焰，随着菜肴的翻腾，勺里的火忽而灭了，单留下菜肴的香气，阵阵飘来，顿时香气四溢……

两人在小馆子穿梭，可是还是应付不过来。不断有人在催促：赶紧啊！忍不住偷笑

起来，着急么？半个小时过去了，你自己都怀疑怎么能依旧安稳地坐着，仿佛不是来吃饭的，仿佛这辈子这么坐下去都无所谓。

好不容易消停了一些，老板和服务员这时仿佛才想起还有个等待吃饭的人似的，可口的饭菜立刻端上，这时才感觉自己真的饿了，大快朵颐起来。这时有些闲眼的老板就会与你聊起家长里短、社会奇闻、饭菜味道，天南海北地乱扯一通，漫无目的地絮絮叨叨着，觉得无比惬意。

当然等待也要分时候，如果真有事，只要知会一声，保证这方声落，那边菜来，绝不含糊。天长日久，这个馆子就有了一种温暖，如果有事耽搁三天两头不去了，心里就有种怀念，而店家也有种牵挂，再去总要问这问那。

于是有真朋友来了，先道一番“手长衣袖短作揖不方便”后，说声吃苍蝇馆子去。记得有次一个外省文友来康定，听说苍蝇馆子，一开始以为是馆子卫生条件不好，招来许多苍蝇，于是一进馆子就开始四处寻觅苍蝇踪影。这一举动必然引得大家捧腹大笑，笑够之后方才解开被笑之人的疑惑：苍蝇馆子不是有许多苍蝇，而是这有些馆子都小得像苍蝇，当然还有更多饕餮食客甘愿变成味觉灵敏的苍蝇，纷沓而来，此所谓苍蝇馆子是也。市井人的幽默由此可见一斑，连这馆子都形容得令人叫绝。

那次老板很给面子，一盘水煮牛肉、一盘干煸排骨、一盘火爆肥肠，外加一豆腐菜汤。水煮润滑清香、排骨干爽酥脆、肥肠脆嫩可口，就连小菜汤也色香俱全，吃得朋友口水滴答。老板看着顾客津津有味地吃食，为喜欢他的菜而快乐地微笑。

如是，朋友天天催着找这样的苍蝇馆子吃饭。好在天生好吃嘴，康定不大，满城苍蝇馆子尽皆网罗眼中，于是每天走街串巷，蹿到各家苍蝇馆子里寻觅它的招牌菜，既节约了经济，又让朋友吃到地道的小城美味。

苍蝇馆子很多，好吃的“苍蝇食客”更多。作为“苍蝇食客”，最大的乐趣便是发现某家苍蝇馆子的某样拿手菜，隔天就喜滋滋地跟朋友介绍，约定下次去品尝。推荐这样的地方，相互间必定是真正的朋友，因为没把对方当外人。而请这样的客，无论是做东的人，还是被请的人，都可以毫无拘束地想点什么就点什么，根本不用顾及菜桌上的价钱，被请的人也不会觉得请客的人抠门，相反，倒觉得朋友是真正看重自己。天长日久，很多大馆子对他们的诱惑就远远敌不过这些苍蝇馆子了。

快乐地忙碌着，挣的都是蝇头小利，苍蝇馆子一天的收入恐怕还敌不过大饭店一桌

饭菜的收入，可他们容易满足。这些苍蝇馆子无论生意多么兴隆、挣了多少油水，老板都不肯将店铺改头换面整修一番，就更别提另起炉灶将门面做大了。甚至还有“店小欺客”的馆子每天限时限量，卖完为止，爱来不来随你的便。苍蝇馆子的老板大多没有做大做强野心，只守着自己的这方小天地，晚上在昏暗的灯下数钞票，然后心满意足地睡去，却有一种别样的踏实与安心。

在苍蝇馆子，你才能看到市井最真实的一面。后背相抵的两人，一人可能就是街边那辆宝马的主人，吃完饭就去签订一份数百万的合同；而另一人可能就是旁边工地的民工，吃完饭还得继续加班干活。在这里，原本毫无交集的各种人群，此时拥有了同一种身份——食客。人们脱下附庸在身上的各种世俗累赘，只享受这样一种纯粹、本真的生活方式。

苍蝇馆子于是在食客中便成为一个爱称，而非贬义。苍蝇馆子的东西不一定是最好吃的但一定有着神秘的吸引力，和特别的味道，让人欲罢不能；苍蝇馆子的环境或许并不尽人意，却一定有着最热情的老板和宾至如归的亲切温馨感；苍蝇馆子还有着令人开怀的便宜贴心价、师傅不错的厨艺；更有着可以无所顾忌大快朵颐的酣畅淋漓的家庭气氛。在新浪博客里号称“佛宗大师”沈宏非这样评价苍蝇馆子：好吃，但不一定是好吃了；好脏，但不一定是便宜死了。如此评价，内行！经典！

只有真正的食客才知道，地道的美味，不一定在那些灯火辉煌、装修奢华的餐厅酒店里，而是藏在小巷深处的苍蝇馆子里。请吃高档餐厅，往往在一餐结束之后，竟觉得空空如也，感情是越吃越淡越吃越假，而吃苍蝇馆子感情越吃越有味道，越感觉豁达、乐观、朴实的本性的回归，生活才有了灵气和生动。

其实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苍蝇馆子。地位不高、金钱不多，吃吃苍蝇馆子，卑微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；地位显赫、腰缠万贯，吃吃苍蝇馆子，往日的奋斗成为不老情怀。这便是一种幸福，外人羡慕是羡慕不来的，只有发自内心的热爱这种怡然自得的生活方式，才会迷恋这种悠长幸福的小日子。

很遗憾，我文章最初说到的那个苍蝇馆子在去年关张了，原因不详，那个门面后来变成了包子铺，不久又成了擦鞋店。每次我在那里经过，都会不由自主地望一望，在我的潜意识里，我还以为这苍蝇馆子还在呢。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苍蝇馆子，也许我们吃的不是饭，我们吃的是那悠长的味道！我们吃的是那快活的心情！



扫一扫更精彩

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